

世名家文鈔

角浦

八

143  
110

東 京 圖 書 館

八	九	三	詩	和
冊	五	六	文	書
	號	架	函	門
			類	

今世名家文鈔卷之八

笛浦野田先生

子不語怪力亂神論

確然隤然。夫子何嘗不示。而舉一部魯論。無一語之及怪力亂神者。獨何耶。夫天地之雍閉。武人之攘奪。亂賊之弑逆。與夫神之无方。無体。視聽而不可見聞者。皆變也。變者天下患之所由出也。是故夫不一聞。曰。耶。人不惑則駭。不爭則亂。狂者為異。勇者為爭。暴

藏書

者為逆巧者為幻其患雜出於天下矣豈非其不可  
語者耶宜矣夫子之不語也曰惟吾見其所以為異  
力吾見其所以為爭亂吾見其所以為逆惟神則至  
理也至靈也屈伸消長之妙用也何不可語之有曰  
天下之變莫大於不測而不測之大者莫過於神矣  
是故夫子一開口耶人馳心於荒忽茫昧之域冥然  
頑然不自覺陷而曲徑流而異端生於其心發於其  
事然則異為爭亂為逆亂天下之患襍然出矣此至  
理妙用之所以不可語也至理妙用而不語者其旨

微矣非至聖孰能與於此哉雖然夫子贊易而論神  
作春秋而記災異戰伐篡弑者極多矣甚矣夫子之  
語惟力亂神也曰戰有干戈祭有俎豆是固矣而今  
災異戰伐篡弑神明不測之變忽然臨前而語之以  
文行忠信詩書執禮是戰而議俎豆祭而議干戈者  
吾見其迂拘矣世豈有迂拘之夫子哉且夫語神者  
易也非夫子也語災異戰伐篡弑者春秋也非夫子  
也何者易者陰陽之變也春秋者時世之變也變有  
惟力亂神故其語者在易在春秋夫子何與焉吾觀

於是益見夫子之不語怪力亂神矣。蓋其不語也。示其不可語而已矣。

25  
30  
5008

周公東征論

慮天下之患者其處之以難而不以易。以久而不以速。辦之必自辦而不使人辦之也。以此處危何危不安。以此處變何變不濟。古之聖人處以難與久而自辦者必其有慮天下之患者也。蓋其患有似大而小者。有似小而大者。似小而大者聖人之所慮而常人之所忽也。是故千軍逼城而上下高枕。一夫構恨而天下震動者亦為此耳。武王崩成王立周公相之而管叔蔡叔以武庚叛。周公東征二年得管叔武庚而

誅之或曰周公之征武庚可其征二叔者豈不其自  
忍之甚耶不得已而任一丈人以征之不猶愈於其  
自征者乎曰周公之視武庚二叔其可畏甚於殷紂  
而東征之難不止十倍於牧野也何則武王用西周  
之卒一戎衣而有天下周公擅天下之全力破斧缺  
斨至三年之久而後有成蓋周之有天下其所有者  
皆殷之民也故民之於殷無日不思也自湯以下七  
王之澤淪浹民心者閱六百歲而周之澤及民者不  
過十餘歲也民心之於殷周其淺深如何也民之思

殷如此而其歸周者特厭殷紂之暴而然也非夫民  
之所厭者紂也非殷也今其所厭者除矣不能不復  
思殷也矣有奴於此受主家之思有曰一旦暴主出  
虐使如仇捶擊幾死有鄰人不忍見之斃其主而救  
之方是時奴知有新主而已及事夷身安顧思平日  
欲去新而就舊是奴之情也頑民之思殷亦猶此耳  
周公立法鎮靖頑民諭以天命潛銷其反側之情而  
尚不能使之不思殷矣而武庚管蔡亦一大姦雄其  
術足以傾危一時者况殷家之宗室赫赫之列侯而

以義兵為名投之於頑民思殷之心則一雄倡之而四海土崩不可收拾也。繇是觀之。武庚二叔之事。天下大患之所由起也。其可畏豈不甚於殷紂乎。周公有深慮於此。故其處之以難。而不以易。以久而不以速。必自辦而不使人辦之也。是所以忍之於不忍。變其至危而措之於至安也。故曰。東征之難不止十倍於牧野也。則其烈亦豈特十倍於武王而已哉。設使周公如或者之言。則成王死於叛賊之手。而周家八百年之天下亦止了十餘歲而已耳。嗚呼。是豈常人

之所能慮也哉

李斯論

姦雄之所恃以制一時之勢而逞其術者獨有權而已矣。非豐爵高位也。夫有爵位而無權則空位耳。何用之為。然則何以得權乎。兵法曰。先久則有奪人之心。彼角觝之相爭角也。二人力相敵而甲贏乙輸者。甲先乙也。是故姦雄之相奪也。我先彼則其權歸我。彼先我則其權歸彼。權之所歸。勢之所由而制也。李斯有制一時之勢。而其死咸陽也。無惑也。斯佐始皇。翊成帝業。操縱與奪。自斯出。始皇死。胡亥立。輒為

趙高所赤族。何其巧於前。而拙於後耶。夫始皇之代。元惡大憝。如趙高者。豈無其人哉。而無與之爭者。權在於斯也。胡亥之代。其權既落他人之手。既有可入之際。雖無趙高亦足奪之矣。蓋斯之失權者。在就扶蘇而立胡亥耳。何者。扶蘇則始皇之所立。始皇一流人也。始皇之代。權在斯。則扶蘇之代。可知矣。胡亥則非始皇扶蘇之流也。特得於趙高而立之耳。則權之歸趙高也。奚怪焉。是斯為高之所先也。我有健刀利刃。大盜豪賊。一見膽落。不敢近。然而予之於彼。則欲

彼之不刃我。亦難矣。趙高穿窬斗筲之智。不堪為斯之役也。而反制之有餘者。是斯予健刀利刃之權也。斯不喜權則可也。喜而不知其所以先之。先之而不知其所以持之。吾是以未嘗不怪其死于咸陽之晚也。為斯計者。以事胡亥之心。事扶蘇。以信趙高之心。信蒙恬。則其權在手。與始皇之時奚別。雖如趙高者。有千百輩。而奈我何哉。斯自謂當今人臣之位。無在臣上者。可謂富貴極矣。吾未知所稅駕。嗚呼。是知爵位之可戀。而不知權之不可不有也。如斯者。可謂



而不雄矣夫

淮陰侯論

持千金之璧者必愛其楨。何者璧之可愛。楨亦不可不愛也。然而世有其璧既沽也。不顧其楨者。此可以譬淮陰之為人矣。吾觀其嘗俛出少年胯下。含容堅忍。顏面不見幾微。何其持身之重也。又觀其晚節常稱疾不朝。奮臂裂眦。不勝忿忿之心。何其持身之輕也。夫淮陰之才。璧也。其身。楨也。其能持諸始而不能持諸終。豈璧之未沽也。其楨可愛。而璧之既沽。其楨不足愛耶。此可怪也。自古英雄之士。遇雄猜之主。奏

奇功偉勳而終蹈禍機者不自愛者也何以言之。英主之定亂略必驅馳驍勇桀驁之人以制一時之勝而後能成其業矣。天下既定也百計千方唯誅鋤斥逐之不至是懼。蓋非假驍勇桀驁之力則不足定天下。而其既定也獨見其可忌可惡而不見其功也耳。方漢楚之爭雄天下之權不在楚不在漢而在淮陰。淮陰投漢則漢勝投楚則楚勝故漢王之意不在滅項而在得淮陰。淮陰既得項掌中物耳故其得之也結以重恩授以上將解衣衣之推食哺之其愛敬如

是其至矣。雖然其愛敬果出於中心歟抑出於利害歟。苟出於利害也則一害已去而一害猶在必將盡去之而專利諸已也亦明矣。項藉已變而淮陰之功獨高於天下。此漢王之所不能忘而且夕注目者也。其危有甚於捧拱璧而臨千仞之崖者矣。而忿忿然抱不平自以招死何也。蓋淮陰獨知漢王之愛敬已而不知其忌惡之深也。又知其壁之可貴而不知其櫝之可愛也。夫淮陰有蓋世之才而不知愛之是匹夫而懷璧者其賈害噫亦晚矣。

Blank columns for text on the right page.

讀光武紀

襟然於古今英主之表者。光武是也。獨恨其量之不  
大耳。當光武之即位也。赤眉猖獗。劉盧陸梁隗躡據  
隴右。公孫述稱帝於庸蜀。其所據之地。參分天下。未  
有其二。而遽即位。何其量之小也。或曰。是英雄有為  
之機也。此機一失。則亂臣賊子之欲攫位讓國者。益  
逞其威。謀臣猛將之欲攀附以建功名者。皆失其望。  
吾恐天下非復漢之有。曰不然。予嘗觀於高帝。天下  
大定。後必待諸侯之力。請而即位。英雄之用心。誠宜

如斯也。光武何為不以之自處也。曰：光武之所以不  
然者，以中興而非創業也。烏可以高帝比而議之哉。  
曰：其不同者，量之大小也。非中興創業之分也。何以  
知之。吾觀於其言以知之矣。高帝觀秦皇帝喟然嘆  
曰：嗟乎！大丈夫當如此。光武見執金吾車騎甚盛，因  
嘆曰：仕官當作執金吾。夫高帝有囊括宇內，并吞八  
荒之量，自知神器不落他人之手，故天下大定，然後  
即位。光武之量止於執金吾而已。蓋取天下者出其  
望外，故未能削平海內。而即位，予以是知光武之量

小於高帝也。雖然，高帝者思出其位，故其量雖大，其  
業危而不安。光武者思不出其位，故其量雖小，其業  
安而不危。然則光武之量小於高帝者，即其所以優  
於高帝歟。

梁武帝論

自古英雄莫不欺人者。善欺而全之者興。欺而不全者敗。是故英雄之總攬人也。竒權密機。驅納諸其術中。而人不悟其然者。石世龍譏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孤兒寡婦。而人不悟世龍之為欺。唐太宗譏歷代帝王以權譎小數。接其臣下。而人不悟太宗之為欺。李龍太宗之所以雄視于一時者。善欺而全之耳。匹夫苟欲欺人。必先赧然見其色。言未絕。噤而人已拮其後。梁武帝是也。史稱武帝夢中原牧守以地來。

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壹之兆也。余嘗以其言為不可信也。武帝之持神器也，醜虜猾賊欲取而代者，不知其幾人。譬諸的之懸高而人環射之，武帝者醜虜猾賊之的也。射之者魏有爾朱兄弟，齊有高歡父子，周有宇文君臣，不獨一侯景也。武帝卧牀席之不暇，何得牧守未降之夢乎？然則其妄誕不足信可知也。武帝之季也，患害迭發，封疆日蹙，江淮以南鞠為茂草，人民流離，不奔於魏則走於齊，不走於齊則奔於周。武帝狼狽不知所為，遽自說夢曰：牧守

未降，蓋欲欺之以繫百萬日離之心也。然百萬離心竟不可繫，而臺城之難，忽焉迫咫尺，所謂言水絕喙而人已持其後者，非耶？抑武帝天下之主也，將棄其欺而竟無總攬之之術乎？武帝果沈毅雄斷，處心皎然如日月耶？則不言而人信之，不論而人服之，不假一夢而牧守之來降，可唾手而致也。武帝不知出於此而徒說夢欲以鎮之，甚矣哉其無術也。武帝歎起于襄陽，以制一時之勢，其真才實力以得之，非說夢以得之也。及其衰也，其真實者已索矣，乃不得不假

乎。夢悲夫。

讀朱海徵傳

齊州靈淑之氣。天奪之耶。何明季之無人也。曰有之。朱成功是也。何為其然。曰夫成功之精忠偉略。雄峙明季者。以我平戶妓產之也。抑我邦神靈之會。度越萬國。平妓雖賤。亦我神國中之一人耳。宜其所生。精忠雄節。爭光日月。英謀偉略。出入神鬼。醜虜外狄。皆知其不可當也。而曲學阿世之徒。或誣其沈魯監國於海中。奚其妄也。蓋賣國姦臣。媚世懦夫。攫美官。攘顯職。甘心於辮髮臙腥之俗者。使精忠雄節如成功。

者。蒙無實之誣耳。甚矣哉。其無忌憚也。夫朱明至隆武永曆之代。其危如一毛懸九鼎。孽閹老奸內攻。與盜闖賊外侵。加以勃然歆起之愛親覺羅氏。二京十三省。變為豺狼蛇蝎之巢穴。舉九州之大。億兆之衆。不降流賊。則歸滿韃。不歸滿韃。則為孽閹老奸之鷹犬。方是之時。提朱明就盡之殘卒。當勃然歆起之愛親覺羅氏。所恃以勝之者。獨有奉魯王之赤心。以收拾崩山決河之人心而已矣。乃棄其可以收而收其不可以收。庸人尚不為。而謂成功為之耶。康熙帝嘗

曰。朱成功明室遺臣。吾待之如田橫。故事。帝之於成功。其仇也。乃能稱之如此。而阿世之徒。嘵嘵多言。誠何心哉。嗚呼。成功稟我神國一點靈淑之氣。猶能得精忠偉略。雄峙明季。使夫愛親覺羅氏不能食下咽矣。設使當其乞援兵於我邦之時。遣如加藤小早川二將者。提精騎數十萬。同心戮力。以振其全鋒乎。則齊州之北面於我者。惡知不在朝鮮琉球藩臣之列。吾豈無養視於是哉。



紙鳶說

紙鳶非鳶也。而及依人手。乘諸順風也。隨而隨。隨而高。翰飛戾天。震雄聲於雲間。方此時。真鳶亦不能過之也。逆風忽起。則細線中斷。骨折肉飛。傾覆流離而下。或落于泥沙。或困于葛藟。于脆脆忽而雲霄。忽而糞土。其不可測者如此。夫順逆無定者。天上之風也。因其無定之風。為其身之安危。為紙鳶不亦難乎。蓋依人而成事者。不得不因。人敗矣。待物而得勢者。不得不因物失矣。今夫紙鳶身不能自飛。待風以飛。身

不能自騰。依人以騰。一上一下。一安一危。莫非待風。依人也。甚矣其與權相相肖也。夫權相之登顯。職致身於青雲。高牙大纛。叱咤風生者。是順風之紙鳶也。何其一旦鼎折覆餗。刑剝繼之者。是逆風之紙鳶也。何其終始懸絕。一至於斯乎。抑彼之所依者皆人也。亦不得。不因以失也。彼之所待者皆物也。亦不得不。不因物敗也。是必然之勢。奚足怪焉。不見被真鳶乎。雄姿橫發。自得於冥冥。勢不可則。早飛歛翼。翱翔於林木之間。一上一下。唯意是從。豈如被紙鳶之依人待風者。

然哉。不見被真人乎。不依人不待物。高而不忘卑。卑而不忘高。達則伸。沖天之志。一舉清四海。不達則脩然歛迹。優游於環堵。樂以忘憂。一屈一伸。唯意是從。豈如權相之依人待物者。然哉。嗚呼。余觀真人之不一於真鳶。而有以益信權相之不異於紙鳶矣。紙鳶。玩器也。一敗而可複製也。一敗而不可複製者。可不畏歟。

猫說

猫之捕鼠也。與生俱生者。生而墮地。則有捕鼠之能。  
 鼠之畏猫也。亦與生俱生者。生而墮地。則知畏猫。猫  
 之捕鼠。與鼠之畏猫。一焉耳。是故猫之捕鼠也。無足  
 稱者。所貴乎猫者。在不與鼠相抗也。余家多鼠。利昏  
 伺睡。旁睨側出。猖獗陸梁。無所不至。余患其暴。因乞  
 得一猫。魁然如虎。爪牙如戟。旬而誅一鼠。月而誅一  
 鼠。誅一懲百。無復鼠之患矣。或曰。子之猫。雄則雄矣。  
 何其捕鼠之少也。曰。天地之間。物各有強弱。弱之肉

強之食也。貓而悉誅鼠耶。鼠亦可悉誅而貓已將罹禍。況千百鼠而當一貓。豈有不敵之理哉。而彼猶以為不能敵者。特畏其威而已矣。若捕之多。則其威損。損則抗貓而與鼠抗。豈在其為貓哉。然則其捕鼠少者。乃其所以自逞其威也。今夫人為一縣之令。一官之長。則自高火。假威弄權。操下如東濕薪。唯其訶責之不至。是懼於是乎。為下者。眴眴相讒。側目而疾視之。嗚呼。鼠窮則咬貓。今民窮矣。烏知其不噬令長也。必也能以貓之心為心者。可以為令為長矣。

題南嶺後赤壁圖

謂之蘭亭耶。有月矣。謂之楓橋耶。有鶴矣。有月有鶴。有風流髯太守。山欲鳴而谷欲應。斷岸千尺。生子尺尺。不是後赤壁圖乎。夫畫精矣。然畫史之所徵者。太守之賦也。徵于其賦。而不睹其遊。無乃妄意為之乎。曰。觀彼鶴耶。其翼可以行萬里矣。其壽可以保千年矣。於千年前。戛然掠太守舟。於千年後。不擇萬里之遠。而翩躚橫我屋者。唯有鶴存焉。雖然。鶴之為數極多矣。縱使其鶴存。孰辨其為太守之鶴也。鶴而不可

辨何以徵太守之游也。余熟視於此畫者久之。有知其所以徵焉。嗚呼！地殊人沒。物換星移。亘古今極遠。近而不變者。月也。照赤壁。照太守者。即照吾地。照吾顏之月也。其可徵者。莫過于月也。故畫史必徵于月。而畫之月亦有光於此畫矣。世若不信之。則舉此畫與此文。以問之天上之司。

陳雲漳墓誌銘

皇國文政丙戌春。清船漂到我遠江榛原郡。余奉官諭護送到長崎。船中客凡一百十有六人。而其風調。洒脫可喜者。雲漳陳君一人。嚮本船之漂到也。風怒浪躍。性命殆在呼吸。衆舉棹栗。君獨立舷上。望富岳於雲表。曰。茲行吾獲見東海名山。死亦無憾也。余心竊謂。死生亦大矣。渠務為大耳。其中未必然也。旋船到紀伊。君罹疾不起。方絕之際。命推船窗。矚目以美我海山。吾觀之而斃。則勿有悔焉耳。余始信向者之

非僿言也。君諱某，字某，雲漳其號。遠祖諱定生，明季以達士聞，忤姦臣阮大鍼，削官。世系缺焉。父諱順，為閩縣令，有治聲。君性豪爽，喜聲伎，耽勝槩，少遊蘇福之地。遂上龍虎山飛猿峯，垂橐而歸。歸則家道窘罄，不能自存。會浙江劉景錫赴我崎港，幹辦銅金。君為副總管，齎玳瑁珊瑚象牙大小呢諸貨，將來貿易。屬海颶作，投貨於水者凡十有餘件。路中惡風一颶，以終實其道。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也。葬於大日本紀伊二木浦海福山最明寺。享年四十三。君儀狀清挺。

風骨珊珊，脩幹岑立，髮垂抵地，望而見其洒脫，遺出於尋常。夫貨者人之所好也，失而不恨，生者人之所欲也，死而勿悔，蓋有足以易之者矣。嗚呼！如斯之人，而余表之，亦所以表

國家柔遠之意也。娶戴氏，生一男一女。男發祥，女未字。銘曰：

日出之邦，南紀之地。浦有和歌，瀑有那智。厥水厥山，秀且美矣。魂而安耶，何問海內外。

迂仙先生墓碣銘

嘉永壬子六月一日。迂仙先生。以病沒於江戸下谷。僑居。葬於本郷三念寺。得年七十。先生諱順之。字多助。號菘廬。松田君諱英棟之第三子。母西川氏。世高崎藩臣也。叔父諱勝章。無子。以先生為嗣。先生夙慧絕人。幼時嗜臨池。母夫人見之曰。汝欲以一小技顯乎。先生乃奮躍於斯學。遠大自期。及長治護。闈諸家之說。一旦憬然悟其非。莫贄於古賀博士之門。博士之門。稱多才人魁士。就中閱覽強記。通知古今。留心

於經世之學者。為先生。藩侯之為寺社奉行。先生任  
祐筆。細大區處。各有條理。既而為世子伴讀。朝誦夜  
講。一依先生指導。天保壬辰。世子襲封。先生從而就  
國焉。是時侯勵精脩整。百度。而其所諮議。唯先生。先  
生亦知無不言。言無不盡。必引皇朝漢土故事舊例。  
辯之甚力。侯有所悟。一時權要罷者數人。先生亦為  
忌者所劾。屏居待罪。一十五日。侯謂執事曰。順之無  
罪。何以不出。自是任用益密。闔國肅然。知君側有人  
矣。已亥秋。侯不幸捐館。先生絕口不復道公事。閉關

掃軌。若無所營者。繼罹鬱攸之災。流離沉抑。皓然以  
老焉。蓋先生無顯職於藩。無安宅於都。無剩財於家。  
實為可哀者。而其發於詞章也。富贍豐厚。清麗高華。  
足以震耀一世。而儀式後進。况乎其陳善責難之聲。  
光。洗洗乎自不可掩。豈非有造物之力。不能厄之者  
耶。娶市川氏。生二男一女。皆先沒。繼室梅戶氏。生四  
女。養筱碕氏子。順時為後。以長女配之。所著有文集  
若干卷。藏於家。藝林蒙求。行於世。銘曰。  
進不避險。居不知貧。蹇蹇之志。磨而不磷。觥觥之行。



143  
8  
110

書肆

發行

東京

尾州  
京都  
大坂

河內	河內	河內	山城	永樂	大坂	統	同	須原	山城
屋忠	屋清	屋和	屋勘	屋東	屋藤	屋喜	新兵衛	屋茂	屋從
七版	七助	七助	兵衛	四郎	助	兵衛	兵衛	兵衛	兵衛

窮而益堅。所立伊何。有愛自矣。王之於成。先生有焉。

